

典故

## 河间府林镇考证

赵华英

宋末元初，临安人刘一清念念不忘大宋王朝，留下一本考证前朝故事的《钱塘遗事》，流传千年而不衰，还被清《四库全书》收录。《钱塘遗事》之《卷九》引用了南宋大臣严光大的一段日记，名为《祈请使行程记》，是严光大本人作为南宋“祈请使团”成员，从临安（今杭州）出发到大都（今北京）祈求和平时沿途写下的。日记中写道，当乘船经过河间府的“林镇”时，发现这里有一座“梁山伯祝英台墓”，当晚在此登岸住宿。

当时的河间府尚有梁祝之墓？这个“林镇”在哪里？严光大乘船经过河间府的时间，恰在元军攻破临安这一年（1276年）。三月，元丞相伯颜押解宋恭帝、谢太后等北归，并命南宋朝廷派要员组成祈请使团，到大都（今北京）请降。800年前已成河边小镇，可知“林镇”历史之悠久，但颇为遗憾的是，现有史志和地名资料中并无与“林镇”相关的记载。然而，一则大运河畔发掘出宋代沉船的消息，让人对这个元代小镇产生了疑问。

1998年6月初，东光镇码头村运河河段发现宋代沉船，共发掘出文物

百余件，该沉船系北宋政和年间（公元1111至1118年）的码头运输船。距码头村仅数公里的运河岸边，有一个始建于隋代的水运古镇，现称为连镇。连镇因水运而兴，横跨运河东西两岸，据称因处低洼积水地带，多生莲花而得名“莲窝镇”，后简称为连镇。小镇虽小，却地处三县一州交界之地，北邻阜城，南邻吴桥，东邻东光，西邻景州，是古代河间府的水运重镇。这个“连镇”与严光大所称的“林镇”读音相仿，是否为同一地呢？

严光大的《祈请使行程记》记于至元十三年（1276年），三月二十八日，乘车到达陵州，也就是今天的山东德州。陵州守官迎接诸位南宋官员，饮宴一番后，严光大一行在陵州住宿一夜，次日早晨从陵州西关的运河码头登船北行，“午后过林镇，属河间府，有梁山伯祝英台墓”，当晚登岸夜宿于“林镇”。三十日，严光大乘船抵达东光县，隔一日到达长芦镇（今沧州市区），时人称为“小燕京”，以产盐著称，设有盐运司；再经过兴济县（今属沧州市），傍晚抵达青州（今属青县），在船上住宿，经

武清县（今属天津），最后到达燕京（今北京）。

不难看出，严光大一行的乘船路线，与京杭大运河在今沧州市境内的流向是一致的，即从德州至东光县，经沧州市、沧州市区至青县。至今，沧州市内运河沿途现有的水运古镇中，仅“连镇”与“林镇”极为相近。从现在的德州市到东光连镇，乘车约50公里，大运河因河道弯曲，行船要远一些。严光大早晨从古代德州西关码头上船，午后到达现在的连镇，在距离方面也是相符的。

因此，严光大日记中提到的河间府林镇，极有可能是现在的水运古镇“连镇”。之所以会出现“连镇”与“林镇”的区别，有两种可能。一是镇名因为口口相传，在读音、用字方面出现讹传、变化，比如现有资料称连镇原为“莲窝镇”，即是例证。或许在宋末元初之时，该地名原为“林镇”，也是有可能的。另一种可能在于，严光大是绍兴人，长期在南宋为官，因为南北口音不同，致使其将“连镇”误听误记为“林镇”。

宋末至今的800年间，沧州境内地名变化频繁，不仅州县治所多次迁

徙，村镇名称也存在以讹传讹的情况。有的村镇名称在经过历代口口相传后，逐渐与古名相背离的情况也很多。查阅乾隆《河间县志》，很多从古至今的村名存在“近音字”变动的情况。如河间市卧佛寺镇现有“东告”村，乾隆《河间县志》中则记载为“东高力”村，又有记载原村名为“东勃”；再如时村乡现有“万贯”村，乾隆《河间县志》则记载为“王贯”村。

自魏晋以来，梁祝传说成为民间文学的代表之作，至今全国范围内有梁祝之墓、庙、读书处的“梁祝故里”就有九处之多。长期以来，学界虽然都认同“河间府”属“梁祝故里”之一，但一直没有确定具体地点。如果严光大日记的“林镇”就是今日之“连镇”，说明“梁祝故事”在当时的连镇已是众人皆知、影响深远；与“梁祝”相关的民间戏剧文化，在宋元之时已经勃兴于大运河两岸。

值得注意的是，在南宋向元朝的“祈请使团”里，严光大只是个小小小的“日记官”。任“祈请使”的是赫赫有名的枢密使文天祥、参政家铨翁。随行官员共54人，扛送礼物的有240人，将兵3000人。如此规模的“祈请使团”从南至北，或沿京杭运河乘船，或沿驿路骑马步行，都是一支非常庞大的队伍。南宋宫廷琴师汪元量如此描绘从德州北上的“祈请使团”：“锦帆百幅碍斜阳，遥望陵州里

许长；车马争驰迎把盏，走来船上看花娘。”

可以想象，一里多长的船队在大运河上扬帆起航，沿途官员争相给“祈请使团”把酒践行，看似无比繁华的人间美景，南宋众官却提不起兴致，因为此行是向元朝皇帝献礼请降的。当众人住宿于“林镇”岸上，看着这个鳞次栉比的商旅古镇，看到这里竟然有梁山伯祝英台之墓，在为南北文化交融而惊喜之时，或许也会感叹“故国不堪回首”吧！

600年后，1854年5月，太平军北伐失利，退守至东光连镇，以运河两岸为中心，在周围数十个村庄建起营寨堡垒，准备在此固守。面对追击而来的清朝重兵，太平军固守10个月终于不敌，相传连镇被攻破之前，太平军主帅林凤祥曾将大批财宝埋藏在连镇各处的地窖之中。

清朝末年，随着海运和铁路的兴起，大运河的航运功能式微，商贾散去，繁华落尽，因码头而兴的连镇也逐渐回归为一个普通的北方小镇。只是此镇曾经出土的沉船、瓷器、古币，还有糯米浆夯筑的运河水坝等遗迹，无不提醒着人们：此处，曾是一个帆影点点的水运码头，一个连通南北的商旅古镇，一个八方物资的集散之地。如今，大运河已列入世界遗产，沧州则精心打造大运河文化带，以“梁祝”“林镇”为代表的千年古韵，必将在涓涓水边再现辉煌。

味道

## 记忆烩饼摊儿

窦高山

大运河漕运码头的繁荣早已演化成文学中的故事和传说，而被大运河串联起来的城市和村庄虽历经变迁，生生不息的人们却永远走在时代的前列。大运河边上是105国道，十几年前，信息和物流还没有今天这么发达，古运河畔的人们在改革大潮下已把家乡的生意和业务做到了全国各地。那时和外界交流必须靠人走出去，走出去的交通工具就是大巴车，这便有了路边等车的临时地点。

青沧两县的交界处兴济镇是大巴车选择停车的最佳处，大巴车停在这里便有了临时寄存的人群。有了临时的人群也就有了临时的生意。

在沧州地界，除羊汤外，还有好多种小吃体现着本土特色，其中烩饼就是我们独特的小吃：时令蔬菜和臊子肉丝或鸡蛋、炸豆腐爆炒在一起，被浓烈的大骨头汤一浇，大火煮开，再将软硬适中的饼条撒入大勺中，混合煮开后的饼条除保持原有的麦香外，还会被激发出特有的味道。难怪在外住久的人们一回到家乡都要到保留烩饼的饭店吃上几顿呢。

记忆中路边烩饼摊儿的老板是对中年夫妇，他们姓什么已不重要了。只记得他们在靠路边的围墙边用苫布搭了个棚子，棚内放一张桌子、两条板凳，便是放碗和坐人的地方。棚外支起个铁皮大炉子和一个蜂窝煤小炉子，也有了坐勺和热水的灶台。一辆三轮车放满主料和辅料：油盐酱醋、白菜、臊子肉丝、豆腐、嘎巴、葱姜蒜等摆放均匀，大勺一轮、小勺一敲就成了生意。

冬天天亮得迟，星星未落尽，月牙还挂在如幕的苍穹，此时路边的灶火在风机的伴奏下已开始上下舞动了。不多会儿，烧好的大壶开水移到小炉子上虚着，大灶的煤火也变得炽烈稳定。天渐亮，开始有车停下，出门的人们也陆续赶来，大家不由自主地围上炉火，烩饼生意便在招呼和闲聊声中开张了。等车的人们报上大小碗（最早计量单位是斤，逐渐改成碗了，拉面等按碗盛的也是如此。是不是生活提高就不“斤斤”计较了呢？），水开饼好，碗自己端到桌上，或站或坐，夹起冒着热气的饼条，再嚼上两瓣儿红皮大蒜，吃到肚里从里到外都感到暖和，嘴急者甚至能吃得满头是汗。一辆车走了，一辆车又来，吃烩饼的人们也是一拨拨离去、一拨拨到来。直到太阳升起，本地车发得没了，也就该收摊了。

也有晚收的时候，那要在一、六大集上。赶集的人们有特意来吃顿烩饼的，收摊儿的时间便要移到小半晌了。

那时这个烩饼摊儿很有名气，这里必须要插进一个故事了。烩饼摊儿刚开业不久，每次集上，总有一老一少来摊儿前吃烩饼。掌柜的说：“你二位一起的，一块出？”上年纪的说：“我不认识他，单烩。”一碗烩好了，年轻的也走过来：“我也不认识他，给我也单烩。”有熟人过来，笑道：“你们爷俩这是唱的哪一出呀，为碗烩饼至于父子都不相认吗？”爷俩一脸认真：“你懂个啥？单烩就是比大锅好吃！”掌柜的听了，深受启发，打那以后不管客人多急，都改成了单烩。更有好事者第二天用大红纸写了块牌子立在了那里：

“不管大碗小碗都要吃好，就是父子同席也是单烩。”

从此，烩饼摊儿和那对父子的事在十里八村传了起来。如今，随着信息业和快递业的飞速发展，流动的人群少了，加上对环境的治理，路边摊儿都搬进了室内，曾经过往的人和事也会和大运河上的码头一样，慢慢演变成故事和传说的。

人物

## 拉船的老赵

白世国

一众纤夫，头顶烈日，赤着膊，弯腰弓背，肩拉纤绳，吼着号子，汗珠顺着黝黑的面颊滚落，踏着坎坷的纤路奋力前行，身后是缓缓行进的货船。这是赵金岭昔日拉纤的场景，时常重现在他的脑海中。

赵金岭，今年92岁，沧州市捷地人，乡亲们亲切地称呼他“拉船的老赵”。赵金岭幼年时，家里有艘大船，一家人吃住在船上，随水漂泊，靠送货谋生。日本侵占华北后，在运河设立诸多卡哨，借盘查货物为名敲诈勒索。赵金岭家无奈卖了船，日子陷入困顿。

抗战胜利这年，赵金岭17岁了，去小船上帮工。第一次拉纤去泊镇，逆行风船，竹篙撑不动，木槽摇难行。赵金岭等拉纤人弓着身子，脖子上青筋凸起，眼睛瞪得像铃铛，吼着号子，劲往一处使，艰难前行。赵金岭的脚板上磨出血泡，肩膀勒得生疼。赵金岭拼死拼活干了一年，挣回三百多斤玉米。

次年，赵金岭开始拉大船。每天，天蒙蒙亮就出发，落日时才停歇。往返于天津与山东临清之间。顺风，一天能走百余里。逆风，仅能走二三十里。累死累活，一天挣十几斤小米。拉纤极其消耗体力，赵金岭他们每天“三茶四饭”。吃小米面窝头、萝卜咸菜，喝小米粥、面汤。有时也熬鱼吃。船家最忌讳“翻”，鱼吃了一半，不能说“把鱼翻过来”，得说“把鱼掉个个”。晚上睡船板。冬天，货船停运。赵金岭在运河凿冰

逮鱼。待来年冰消之后再去拉船，开始新的轮回。首趟船出发前放鞭炮，赵金岭给唱喜歌：今年头趟船，顺风又顺流，一顺百顺弯弯顺……

当时，运河里桅帆不断，一派繁忙景象。有运送西瓜、鸭梨、粮食、砖瓦的农家船。有扳桨摇橹的渔船，大鱼按条、小鱼按斤卖。还有挂着红绸的娶亲船，喜气洋洋。更多的是南来北往的货船，船号声此起彼伏。

上世纪50年代后期，机动船逐渐取代人力船，赵金岭加入了省交通厅航运局下属的航运社。卸下纤板的那一刻，赵金岭备感轻松，感慨地说，这辈子再也不拉船了，再也不受这份罪了。

赵金岭真的与拉纤告别了吗？2006年，沧县文化部门找到赵金岭及其伙伴，要再现运河纤夫的劳动场景。渐行渐远的纤夫号子，是独有韵味的运河文化符号，需要记录与传承。“拉船的老赵”上了电视节目，成了捷地名人。

现今，老赵依然身体健康，精神矍铄。儿媳在河边有片菜园，老赵常去干些力所能及的活，也是看看挥洒过汗水的运河。看到运河文化建设繁华启幕，人们在风景如画的景观带娱乐休闲，他深感欣慰。

老赵常说，生活如逆水行船，要不畏艰险、齐心协力、勇往直前，方能劈风破浪，行稳致远。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这种纤夫精神、运河精神更该融入社会生活，并发扬光大。



运河风光（水彩） 王志伟 作



小憩（工笔画） 李俊才 作



家园·路（工笔画） 李奎岩 作

汉诗

## 一河春水（外一首）

姚凤霞

谁的柔情  
解冻了大运河冰封的心事  
起伏的裙摆  
折叠着闪烁的星群  
荡漾的柳枝  
摇起春天的风情

是谁，衔来隔空的信笺  
拨开一河春水，寻觅  
一枚隐匿于世外的鹅卵石  
在风起舞的人世间  
绽放，一粒新鲜的鸟鸣

穿越四季的暖流  
会聚散落风中的记忆  
在无形的岁月中，留下一抹绵延起伏的印痕吧  
用光阴作笔，书写  
一个截然不同的开篇与结局

初春

路边的草芽  
从一句古诗里钻出来  
像是打探春天的脚步  
我的脚步来自何方

站在麦垄间的灰喜鹊  
愣愣地张望  
是想偷走一片返青的新绿  
还是一片暖阳

两只飞上飞下的野鸽子  
一定有什么幸福  
在苇丛里深藏

我在屋里坐不住  
总想一个人走进田间小路  
看看，田野那么  
只有我一身红装

汉诗

## 忍不住爱你，运河

吴思好

我知道，我只是你生命的过客  
可我还是忍不住爱你  
运河  
为了留住你，我在谢家坝设了十八道弯  
挡住你前进的脚步  
可是，你居然学会了柔软婉转地向前

为了表达爱意  
我派出无数只船  
日夜游荡在你的身上  
你听  
每一个菜的划动  
都是我对你的倾诉  
你接受了它们  
为什么，却从来不给答复

你原本只是为了一场美丽的花事而生  
我羡慕扬州的琼花

因为它能够第一眼看到你  
我羡慕奔腾的战马  
它们曾经吃过你运去的粮草  
我羡慕河边浣纱的女孩  
她们的手心曾经穿过你的身体  
我羡慕河底深处的沉船  
它们将与你共存亡

运河，多少人爱你  
多少人恨你，多少人因为你  
生了死，死了生  
你曾经看到多少孩子诞生  
你曾经看到过多少人长眠于岸边  
你曾经载过多少痴男怨女  
你曾经看见过多少高官富贵  
你曾经目睹皇上为你而题的诗  
你曾经听到过歌女的琵琶  
是不是，是不是

因为看到太多，听到太多  
所以，你才不会爱，不想爱，不愿爱  
不接受爱

面对长流不息的你  
我们都是过客  
面对从不停止脚步的你  
你只是我们的过客

可我还是忍不住爱你  
是爱你的源远流长  
还是爱你的波澜壮阔  
是爱你的温情脉脉  
还是爱你的变幻多姿

不，都不是  
我只是爱你  
只是爱从我眼前淌过的你  
静默的，暴躁的  
多情的，淡泊的  
细水缠绵的，壮阔巍峨的  
你只是你  
你只是独一无二的你  
运河  
咀嚼着你的名字  
梦中都是香甜的水花  
运河 运河